



胡适先生的散文《我的母亲》，不长，没有特别新奇的内容，也没有母亲如何给儿子好吃好穿好玩的寻常情节。我不知读了多少遍，却总是读不厌。每读还是泪水不禁，每读不免激起我的多种回忆与想法，每读对母爱的认识都推进一层。

我，我们，往往以为，母爱是“新书包”“花折伞”，母爱是“三鲜馅”。

其实不然，胡适以其经历告诉我：母爱是苦涩的。

一

胡适母亲是一位大字不识一个的村姑，为了满足父亲获取彩建房造屋的欲望，十七岁嫁给比自己大三十多岁的官人胡传做续弦。十九岁生下胡适，二十三岁丈夫去世。

至于二十三岁的寡妇如何主持一个大家庭的家政，如何与比自己年长的继子们相处，其艰难，其辛酸，在此不说。我们只看她是如何教育胡适的。

胡适三岁时就认识一千多个汉字，四岁进私塾。

胡适在文中回忆：“每天天刚亮，我母亲便把我喊醒，叫我披衣坐起。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。她看我清醒了，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，说错了什么话，要我认错，要我用功读书。……到天大明时，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，催我去上早学。……十天之中，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学堂门的。等到先生来了，我背了生书，才回家吃饭。”

四岁的胡适是自己走向学堂，自己到先生家里拿学堂的钥匙，母亲没有一路相陪相送。

“我母亲管束我最严，她是慈母兼任严父。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，打我一下。我做错了事，她只对我一望，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的目光，便吓住了。犯的事小，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才教训我。犯的事大，她等到晚上人静时，关了房门，先责备我，然后行罚，或罚跪，或拧我的肉。无论怎样重罚，总不许我哭出声来。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。”

胡适用了“每天”。这样的“每天”延续了九年。但这是不是说，胡母对胡适不爱，或者胡母不懂得母爱？不是。胡母对胡适爱得刻骨铭心，爱得舍身忘我。因为胡适是她唯一的骨肉，也是她活下来的全部理由。

一次由于胡适说了一句轻薄话，而遭致母亲的惩罚。“我跪着哭，用手擦眼泪，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。医来医去，总医不好。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，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，有一夜她把我叫醒，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。”

胡适感叹，这是我的严师，我的慈母。

胡适十四岁离开母亲独自去上海求学。作为年轻守寡的母亲，眼看着幼子远行，是怎样一种心情，做母亲的谁不能想象得到呢。

胡适在美国留学其间，母亲得了重病。但母亲不让家里人告诉他，请人照了相片，留在家里。说万一自己死了，等儿子回来，可给照片让他看，看到照片就等于看到自己。而且，还特别关照家里人，自己走了，还要照例模仿自己的口气给胡适写信，以不让儿子学习分心。

此情此景，谁读了不凄苦，谁读了不殚心。

胡适在文末写道：“我在母亲的教训下住了九年，受了她极大的影响。我十四岁便离开她了，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，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。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，如果我学得了一点待人接物的和气，如果我宽恕人，体谅人——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。”

胡母采取的教育方式、实施的教育内容是苦涩

母爱是苦涩的

——读胡适的散文《我的母亲》

□ 姚正安

教育。

现在从家庭、学校到社会，似乎有一个共同感受：现在的孩子越来越难教了，越来越让人操心了。有的家长甚至直言，管不住孩子。

但是，做家长的想一想，我们到底教给孩子什么了呢？

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，几个母亲在一起，讨论的话题之一，孩子在哪所学校上学，学习成绩怎样，在班上排第几名。

节假日，我们看到的，也大多是父母陪着子女奔波在各种特长班培训的路上。

家长到学校了解情况，几乎都是孩子的学习成绩，绝少了解子女在学校的思想道德表现。

除了学习，我们还关心孩子什么了？我们到底实施怎样的家庭教育、怎样的母教？有没有母亲像胡适的母亲一样，让孩子反省“昨天”的行为，进而要求孩子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认错，并实施一定的处罚？

不少家长认为，作为家庭，管好孩子的衣食住行就可以了；至于教育，是学校的事，是老师的事。从而出现了学校与家庭一头紧一头松的现象。家庭教育是任何机构、任何个人都无法取代的，毕竟知子女者莫如父母。

有的家长非但不进行必要的教育，甚至是反教育的。

有一位母亲，跑到学校找班主任打招呼，说，我儿子学习很认真，成绩也好，就是脾气不太好，不大听话，请老师待谅点，哄着点。弄得老师不知如何回答是好。

还有一位母亲，因为儿子在学校不守纪被老师批评、回家情绪不好，奔到学校抽了老师两记耳光。这位母亲可能没有想到，这两记耳光对儿子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，在儿子日后的工作生活会起到怎样的负面作用。

有民谣：一个打一个疼，到老不成人。又，棒打出孝子，惯养忤逆儿。

我当然不主张棍棒教育，但作为家长，必要的教育手段和教育内容是不能缺少的。

胡适之的伟大，因为他身后有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。

我敢断言，子女出了问题，父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三

胡适的母亲是一个文盲，是一个家庭主妇，尚且懂得家庭教育、母教的重要，而对独苗采取严厉的教育措施。我们现在的绝大多数父母都是文化水平很高的职场中人，怎样就不懂得家教、母教的重要呢？

父母抚养子女，母亲爱怜孩子，乃天下之共则。胡母的教子让我们懂得：养，不是惯养；爱，不是溺爱。

如果母亲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给予的都是甜蜜的乳汁，都是温暖的笑容，都是顺耳中听的美言，都是风来遮雨来挡，那么，子女走上社会，还能喝一点苦水吗，还能听一句逆耳之言吗，还能经风雨见世面吗？

为了子女的健康成长，为了子女自立于社会，母爱注定不能没有苦涩。

早在 1978 年 11 月 2 日的《新华日报》，第二版上登载了司徒文化站长吕立中的一篇通讯《书记退还辛苦油》。

二

读着胡适回忆母亲的文章，我不由想到现在的孩子，现在的家庭教育。

想起《书记退还辛苦油》

□ 夏涛

马老今年八十岁，仍精神饱满。虽身患肺癌，术后已经二十年，以开阔的胸襟和科学的锻炼，在与病魔抗争。前年相依为命的老伴去世，他现深居简出。他很乐观，总拿他人比比自身，想想跟自己一起工作过的某某、某某某因为一时失去检点，丢掉工作机会，如今年老力衰、生活清苦，而自己现在老有所养，知足常乐。他常说起，他父母亲是靠租种地，从兴化黄皮流落在司徒的。他只有靠自己规规矩正的工作，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，得到干部的支持，得到组织的培养。

我有暇常去看望他，也谈到反腐倡廉的话题。我诚恳问过他，在职时没有捞取点钱财，如今是否后悔？他说，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不吃惊。钱财身外物，他一辈子胸怀坦荡，心无纠结，才能延年益寿。自律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，自己监督自己虽很痛苦，但只有自律，才能规范自己的行为，包括勤政廉政、防贪防腐。

不日将是马老八十寿诞，我时常想起《书记退还辛苦油》这篇短文和这篇短文的作者吕立中先生。时间总是静悄悄地流淌，吕先生离开这个他总是歌赞的世界，也整一年了。

眼睛一睁，市民就不约而同地奔文游广场来了，蜿蜒的道路上，来晨练的人三三两两，络绎不绝。清晨的广场，清风扑面，空气清新，令人神清气爽。广场四周，树木苍翠，树冠如云。树林深处，小鸟三两声啼鸣，为市民唱响了晨练的序曲。

跑步的步履匆匆，步伐矫健，格外精神；不知不觉地，手脚发热，浑身舒爽。在广场的一侧，打羽毛球的媳妇小伙身着运动服，显得英姿飒爽，正全神贯注，腾挪跳跃，截击扑杀，球来球往，看得人眼花；渐渐地，他们额头冒汗，微微气喘，步伐放慢。广场正中的叔叔阿姨一袭宽松的健身服，在伴奏声中，有板有眼地做着健身操，在运动中健身。在广场后面，大妈大伯装备齐整，起承开合，刚柔相济，行云流水，徜徉在太极的境界里。耄耋老人在临河悬空的木制舞台上，动动身子，活活关节，窜窜血脉，提提精神，恬然闲适。

静听听，四下里音乐缭绕；细瞧瞧，晨练的人东一拨、西一群，随处可见。独耍的也多，这一个、那一个，玩健身器械的、打坐的、撞大树的，各尽其妙。

三条马路，一道水渠，环抱文游广场，避开了车水马龙，只留四个道口，给行人和助力车出入。广场周围绿树围成屏障，屏蔽了城市的喧嚣、过滤了空气，市民乐在其中，如在摇篮里温馨舒适。

八九点钟的时候，阳光和煦，景色宜人，广场最受修身养性有雅好的人青睐：互不相扰，各得其宜。爱书法的先生，屏息凝神，挥着如椽的巨笔，妙笔生花，一列列水写的字，端庄秀美，颜筋柳骨；亭子里，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操琴运弓，练习二胡，身子跟着节奏旋律晃悠，自得其乐；遛鸟的大叔把漂亮的鸟笼挂在树杈上，笑咪咪地看小鸟在横梁上上蹿下跳、啄食喝水、梳理羽毛，绕着鸟笼，逗着鸟叫。

丢了中饭碗，上了岁数的人便来广场转转，不来就憋得慌，就像有人爱喝个下午茶那样。午后的文游广场四周，树木花草静静沐浴在金光中，树影斑驳，树冠的缝隙筛下星星点点光斑，枝头的鸟儿啁啾和鸣。花草树木高低错落、疏密有致，认识不认识的都有，让人看不尽、赏不够，越看越美。广场是他们眼里的西施。遍植花花草草的土丘，起伏蜿蜒，如游龙若隐若现。路旁的灌木丛修剪得平展展的，如绸缎一般，依偎着妙曼的

道路。飘拂一般的道路四通八达，曲径通幽。

文游广场

□ 沈跃华

三五成群的人边走边看边聊。退休工资涨了多少，在哪办老年卡，超市的促销打折，淘便宜的蔬菜米油，开心的事说个没完没了。他们还到广场的石凳上小坐，在日光中沐浴。空旷的广场上静悄悄的，太阳汪汪地晒着，偶见行人悠然地走过。有人则喜欢坐在凉亭里，倚着柱子，消受清凉，在祥和的时光里打盹，浑然不觉日头西斜，树影东移。

一年四季，市民都离不开广场。春有花，夏有荫，秋有果，冬有凌寒傲雪的松竹梅，四季景色不同。即使是细雨霏霏的日子，市民们依然眷恋着这里。雨水润湿过的草更绿、花更艳、树更翠，也更为清新而安静。他们撑着雨伞，漫步在古朴的砖路上，听雨滴沙沙，看河水悠悠、杨柳依依，别有一番情趣。这么美的景色，这么好的环境，市民怎舍得辜负！一天不来，心里就空落落的。

这里以前是一块不成形的处女地，东西只有几十步，南北也不过二三百步。前几年，市政建设部门规划设计、投资兴建了广场。小巧精致的广场一亮相，市民便着了迷。

广场是大众的情人。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夜色朦胧，华灯初上，跳广场舞的男女老少如约而来，文游广场一会儿便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玉盘似的广场又像是宽厚的手掌心，成百上千的人活动其间，既温馨又踏实。在悠悠的天宇下，在荷叶似的广场上，歌声震天，节奏撼地。广场是歌舞的海洋、欢乐的世界，人们的身心融化在音乐旋律中了。工作的疲乏抛洒到九霄云外，生活中的烦恼抖落得干干净净，幸福的日子演绎得淋漓尽致；身心俱释，洋洋自得，不知今夕何夕。你看那些身姿灵动的靓妹们，奔放豪迈，活力四射，自信满满；大叔大妈虽慢了节拍、迟了动作，甚至观望徘徊，学着年轻人的动作，并无局促之态。看热闹的汉子，情不自禁地身子扭扭、屁股扭扭，手舞足蹈，夸张得引人发笑。周围看跳舞的人水泄不通，连拱卫广场的巨石也为之痴迷。广场舞是文游广场的压轴戏、市民每天的一道精神大餐，有了它，生活才更有味道，日子才更有色彩。大家不论舞艺高低、动作雅俗，尽管率性而为，跳得欢畅惬意。

从早到晚，一年四季，市民在文游广场锻炼休闲娱乐，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劳，《说文解字注》：用力甚也。由此义而生出疲劳、辛劳、烦劳、慰劳、功劳等义。

劳事，劳动操作之事。《周礼·天官·宫人》：“凡寝中

之事，扫除、执烛、共炉爇，凡劳事。”意思是，宫人所做的事都是劳苦、卑贱之事。

在江淮方言中，“劳事”却有别样的含义和用法。

王大爷今年六十岁，刚刚退休，儿子、儿媳在外地工作，孙子随其父母上小学。王奶奶前几年就退休了，生性勤劳，做饭、洗衣、打扫等家务事她一人全包了，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，自己打扮得俏俏刮刮，把王大爷服侍得周周到到的。王大爷从小就是个惯宝宝，什么家务事都不会做。王奶奶倘若到儿子那住上个把星期，就将七天的饭菜做得好好的，放在冰箱里；王大爷则每天吃一份。他平时在家里是看到油瓶倒下来也不扶的人。每天吃过中饭，他将碗一推，十二点半准时与几个牌友打起麻将来了，直到下午五时方散。

王奶奶闲暇的时候常常和邻居中的大妈、二嫂、三姨谈谈家常。别人家的丈夫有的虽然退休了，仍然要在外面打

劳事

□ 朱延庆

了，有时也顺口说道：“他一天到晚都不得劳事，不打牌玩玩干什么呢？”王奶奶的话好像在发泄着小小的不满。劳者，苦也。鲁迅《书信集·致罗清桢》：“木刻实在非手印不可，但很劳。”劳即苦，王奶奶所说的“劳事”是指劳苦、疲劳、愁苦的事。王大爷是个天生不烦劳的人，而且儿子一家在外地生活得也很好，什么事都不要他烦神，真的不得劳事做。江淮一带的人用到“劳事”这一词时，常常带有一种不满、轻视、嘲讽的情绪。

江淮一带人有时自我调侃时也用到“劳事”。王奶奶每天午休过后会串门。到了李奶奶家，看到她又是忙照看不到周岁的孙子，又是抓紧时间给孙子打毛线衣，王奶奶便说：“我不得劳事做，你一心一意照看孙子，我来帮你打毛线衣！”李奶奶只得从命，感激不尽。

江淮方言词语与故事